



名作家文学课 陆建德 主编

Leo Tolstoy, George Orwell, Graham Greene, Marcel Schwob, Henry James, Franz Kafka, Thomas Mann, Virginia Woolf, Flannery O'Connor, Jonathan Swift, Ernest Hemingway, William Shakespeare, Alice Munro, Philip Roth, J. M. Coetzee, Leif Enger, George Orwell, Ludwig Boltzmann, Margaret Atwood, Margaret Atwood

101 Letters to a Prime Minister The Complete Letters to Stephen Harper



Yann Martel

[加拿大] 扬·马特尔 著 郭国良 殷牧云 译

斯蒂芬·哈珀在读什么

扬·马特尔给总理和书虫荐书

| 名作家文学课

101 Letters to a Prime

The Complete Letters to, Stephen

斯蒂芬·哈珀在读什么

扬·马特尔给总理和书虫荐书

[加拿大] 扬·马特尔 著 郭国良 殷牧云 译

Yann Marte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蒂芬·哈珀在读什么: 扬·马特尔给总理和书虫荐书 /
(加)马特尔 (Martel, Y.) 著; 郭国良, 殷牧云译. —南京: 译
林出版社, 2014. 6

(名作家文学课)

书名原文: 101 letters to a prime minister—the complete
letters to stephen harper

ISBN 978-7-5447-2443-2

I. ①斯… II. ①马… ②郭… ③殷… III. ①推荐书目—
世界 IV. ①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3114号

101 Letters to a Prime Minister by Yann Martel

Copyright © 2009 by Yann Marte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estwood Creative Artist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306号

书 名	斯蒂芬·哈珀在读什么——扬·马特尔给总理和书虫荐书
作 者	[加拿大] 扬·马特尔
译 者	郭国良 殷牧云
责任编辑	王振华
原文出版	Vintage Canada, 201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16.125
插 页	4
字 数	286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443-2
定 价	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名作家文学课”总序

陆建德

英语文学在英语国家的大学成为一门学科，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这种建置在繁荣学术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在不少博士论文，都要强调“方法”，考官首先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拿得出锃亮的理论装备，好像没有那些便于操作的词汇，就有辱英文专业的门楣。结果出现两种弊端。一是略知门道的读者只需浏览序言，就可以大致推知结语，期待中的阅读的愉悦，只得放弃；二是体现专业性、学术性的词汇，往往过于抽象。特里·伊格尔顿在讨论理论之热的得失时曾引用一段妙文，读起来高深，却不知所云，几乎是英语的变种。这些词汇中特别流行的（如“后现代性”）大而无当，像迷宫一样，作者在里面兜圈子，论文做得吃力，读者也叫苦不迭。这种情况，在其他语种里也存在。

研究文学的人多了，然而很多论述文学的写作却为了“艰深”而疏远普通读者。20世纪中期，一些批评大家的文章在非专业的读书界影响很大；而现在的“学术”与公众越来越远，要通过“学院派写作”来亲近文学，希望是不大的了。于是我们想到，还

是要请作家来谈文学，因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读者是普通读者，他们使用的语言，读起来也不会拗口，经验之谈中有着出人意料的洞察。

约翰逊博士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受人敬重的人物之一，他在为诗人格雷作传时曾说，普通读者的识趣未被文学上的偏见所败坏，他很高兴与这样的读者意见相合；诗作能否传世，固然与诗人的学问和诗艺相关，但最终将取决于普通读者的常识。弗吉尼亚·伍尔夫深爱这段文字，她还把“普通读者”用作自己评论文集的题目。伍尔夫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指出，约翰逊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读者，文学上的修养并不是很高，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她出众的才能。他/她读书纯粹是为了自娱，绝不是为了积攒知识，以便向学生传授，或纠正别人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出现一股理论热。王佐良先生感叹道：“在各种理论之风不断吹拂的当前，回到约翰逊的‘常理’观是需要理论上的勇气的。”这常理“不是纯凭印象，而是掺和着人生经验和创作甘苦，掺和着每人的道德感和历史观”。这种文学批评“具体而又不同于技术小节，有创见而又不故弄玄虚，看似重欣赏，实则关心思想文化和社会上的大问题”。约翰逊深知人生的难处与矛盾，他的思想温和而实在。说来也巧，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中，约翰逊是唯一入选经典作家的批评家。布鲁姆认为，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还难有与约翰逊比肩者。与当今“憎恨学派”的“性别崇拜”和“族裔鼓噪”相比，约翰逊的批评实践体现了“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而这种陌生性恰是原创性的标志。布鲁姆偏激，这可以不论。

约翰逊和伍尔夫也从事创作，作为“名作家”，他们谈文学的

文字至今魅力不减。译林出版社的这套“名作家文学课”丛书颇有发扬光大“常理”之意，同时也肯定当代各种以理论见长的专著的杰出贡献。我们精选了一些现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请他们来上文学课，让读者通过他们的书信、演讲和随笔来亲近文学，感受文学。相信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不断邂逅“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

献给

我心爱的读者艾丽丝

引言

这是一部书话，以一系列书信的形式呈现。这些书信由加拿大作家——即我本人——所写，寄给加拿大政治家：斯蒂芬·哈珀总理。每封信谈一部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体裁各异，有小说、戏剧、诗集、宗教文本、插画小说、儿童读物，几乎无所不包。每次，我都会把要寄的书标明日期、编好序号、题上赠言，并将一封折叠整齐的信夹在扉页里，随书一同寄往渥太华的总理官邸。

怀着一颗诚挚的恭敬之心，我每隔一周都这样做，从未间断。从2007年4月16日至2011年2月28日，一共寄出101封信，所赠之书略多于101本。在我选择这些书、寄出这些信的同时，有一个重大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们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拥有怎样的头脑和思想？这些思想之精华应该从何处汲取？我的观点是：在错综复杂的21世纪，文学——相对于纪实性非虚构作品来说——是任何一个深谋远虑、情感丰沛的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一个没有接受过小说、戏剧、诗歌等思想产物熏陶的人，或许尚能掌理一国事务，并维持基本现状，但绝不可能真正引领这个国家。为了有效引领国家，领导者不仅需要了解现状，还要对未

来有所设想，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展示这种理解力与想象力了。这是本人的一孔之见，最终要由加拿大人民——不管是不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就此明确自己的立场。

文学究竟是塑造人格，还是纯粹的消遣？这是根本的问题。

我总共收到过七封回信。第一封回信十分迅速：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哈珀总理，感谢您最近的致函以及送给他的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一书。我们十分赞赏您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及建议。

再次感谢您的来信。

您真诚的，

苏珊·I. 罗斯

总理助理

2007年5月8日

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总理办公室再无任何回应，直到我又意外地收到前后顺序混乱的四封回函。具体如下：

对第53、54本书的回信：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总理阁下感谢您的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三岛由纪夫的《午后曳航》和切斯特·布朗的

《路易斯·瑞尔，一本漫画传记》。

对于您寄来的这些书，总理希望我能帮他转达对您的谢忱。我们十分欣赏您的周全之举。

您诚挚的，

S. 罗素

执行通信官

2009年4月29日

对第51本书的回信：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有关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以及加拿大期刊基金会的来函。感谢您随信附寄的威廉·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

请相信，我们已慎重考虑了您的意见。我已冒昧地将来信转发给尊敬的工业部部长托尼·克莱门特先生以及加拿大文化遗产及官方语言部部长詹姆斯·摩尔先生，以便他们了解您的关切。

再次感谢您致函总理。

您真诚的，

S. 罗素

执行通信官

2009年5月1日

对第55本书的回信：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的近函。

十分感谢您与总理先生分享您的读书心得。请放心，我们已慎重考虑您的意见。如您想了解更多的政府倡议，请光顾总理的官方网站：www.pm.gc.ca。

您真诚的，

L. A. 拉韦尔

执行通信官

2009年5月22日

对第52本书的回信：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3月30日的来函以及随寄的《燃烧的冰：艺术与气候变化》。

感谢您为总理提供此资料。我们十分赞赏您向总理提供这一信息。

您真诚的，

P. 蒙蒂思

执行通信官

2009年6月24日

此外，有两封回信是给作家查尔斯·福伦和艾丽丝·凯珀斯的，在那段时间，他们自告奋勇替我为总理选书并写信推荐。

对第81本书的回信：

尊敬的福伦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的两封近函以及随信附寄的雷·史密斯的《世纪》和鲁迅的《狂人日记》。

总理希望通过我转达他对您的谢忱。请相信，我们十分赞赏您的周全之举。

您真诚的，

S. 罗素

执行通信官

2010年5月20日

对第85本书的回信：

亲爱的凯珀斯女士：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的来信以及随信附寄的小说《我的生存之道》。

感谢您向总理寄送此书。我们十分赞赏您的周全之举。

您真诚的，

T. 路科威茨

执行通信官

2010年9月3日

我注意到，除了第一位回复我的总理助理苏珊·I. 罗斯之外，其他通信官在落款处统一用首字母代替名字，比如用S.代替Sarah, L. A.代替Lawrence Andrew。我的推断是，由于加拿大人对写信人的性别比较敏感，用首字母代替名字可以模糊这种区别。同时也说明，这些回信人只想与我保持陌生人的关系。而且，每封回信都相当程式化，与其说是回信，不如说是回执。

这是一个寂寞的读书会：101封去信换来的是7封由别人代笔的程式化的回信以及94场蓄意的缄默——而我心目中的书友连嘀咕都没嘀咕一声。我是在失意中创建这一读书会的。2007年3月下旬，我应邀前往渥太华协助筹备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的50周年庆典。那是一个杰出的机构，它为打造加拿大人的文化认同感做出了不少贡献。那次庆典大获成功，主要归功于到场的50位艺术家，包括作家、画家、作曲家、音乐家和编舞家，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每人代表该委员会过往50年中的一年的。我代表的是1991年，那年我在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的资助下创作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自我》。当时我27岁，那笔钱，18 000加元，对我来说如同上天的恩赐。它维持了我一年半的生活（考虑到第二部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大获成功后我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加

拿大纳税人的这笔初始投资绝对值得)。我们之中最年长的艺术家，让·路易斯·鲁，代表的是1957年，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戏剧演员；最年轻的是特雷斯·史密斯，一名土著嘻哈舞者兼编舞家，当时刚刚获得第一笔资助。置身于这样一批艺术创造者之中，着实令人激动万分。

庆典的高潮出现在3月28日下午3时。我们坐在下议院的访客席中等候。我必须指出，对于没有去过那里的加拿大人，我们的下议院，包括整个国会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它庄严宏伟、富丽堂皇，象征意义深刻。四面墙壁展示着我们国家重大的历史事件，承载着世代加拿大人不懈追求的愿景和梦想。多功能的桌椅、音质卓越的麦克风以及隐秘的电视摄像机突显建筑的实用性。在下议院那个令我倾倒的地方，我想到了宁静。“宁静”这个词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或许是因为令人不安的提问环节即将结束。读书时，人必须宁静；听音乐会、看戏、看电影或欣赏画作时，人也得宁静。宗教，也需要宁静，尤其是在祷告和冥想之时。在秋天或寂静的冬日凝望湖面——那也会带给我们宁静的思绪。生活似乎喜欢让宁静的时刻出现在我们思维的边沿，对我们轻声耳语：“我来了。你觉得怎样？”我们忙碌起来时，平静顿时消失，而我们对此几乎浑然不知，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很轻易地陷入忙碌的错觉：我们所忙碌的一定很重要，我们越忙碌的事肯定就越重要。于是，我们忙、忙、忙，赶、赶、赶。有时我们气喘吁吁地对自己说：“唉，生活就是赛跑。”其实，事实恰恰相反：生活是宁静的。一直在盲目奔跑的是我们。

庆典的高潮终于开始了。时任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部长的贝芙·欧达女士起身向在座的诸位表示感谢后，开始发表讲话。我

们这些艺术家也纷纷起身，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及其象征意义。部长讲了没多久。事实上，我们以为她才刚刚开始，便讲完坐了下来。这时传来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议员们随即开始讨论其他事务。我们依然站立着，目瞪口呆。就这么结束了？50年创建起来的多彩纷呈的加拿大文化，竟然用5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打发了？我记得，诗人妮可尔·布罗萨德笑着摇了摇头，坐了下来。

我可笑不出来。如果是在法国的话，相应的主流文化机构举办这样的庆典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那必定是气派非凡、历时一年、展览连连的豪华场面，法国总统必定会登场亮相，博足眼球，就那样。不过，没有必要再深究细节。我们都明白欧洲人怎样对待文化。对他们而言，文化既性感又重要。世人都爱去欧洲旅游，只为欣赏它那灿烂多彩的文化。对比之下，我们加拿大艺术家此时却傻傻地站在访客席中，碍手碍脚地让人家干不了更重要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主动要去那儿，是他们请我们去的呀。

从我们所在的幽暗处望去，我的目光定格在一个人身上。在简短的庆祝仪式中，我们的总理没有发表讲话。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过。一切迹象表明，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我问自己，此人是谁？他的工作动力是什么？毫无疑问，他日理万机。每天，一觉醒来后，想必他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是加拿大总理。然而，斯蒂芬·哈珀必须有些许独处与闲暇时光来凝思人生。必定有这样的時候，他的思绪从工具性问题——“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弄？”——转向根本性问题：“为何这样？”“为何那样？”。换句话说，他一定要拥有宁静的时刻。而既然我跟书打交道，既读书又写书，既然书和宁静如影随形，那么我决定通过好书给斯蒂

芬·哈珀提一些有助于他获得宁静的建议。

就这样，我开始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阅读、思考、写信和邮递的历程。我猜想，那些书现在正放在渥太华某个办公室的书架上，而那些信件就在您手里的这本书中了。

我想从中得到什么回报吗？希望总理能以我阅读和给他写信的速度读完这些书并回信？不，我没有期望他去下那么大的工夫。每个人想要读的书总比实际读的书要多得多。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如果有人声称他读完了所有已经出版的书，那才可悲呢，因为那是大地萎缩的标志。但我的确怀抱期待，有一天能收到一封实实在在的回信，而不是我最终收到的那些机械死板的复函。向我们的领导人问责，不就是民主的要义吗？作为一名从事艺术工作的公民，我有权知晓我的总理怎样看待阅读，我有权了解哪些书曾塑造了他。

以下是我设想的几种能够直击要点的回复。

自大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拿破仑驰骋战场时，手里可没有一本书。政治就是行动。或许等到我打赢所有政治战役时，才会去考虑阅读您所推荐的那些书。

您诚挚的，
斯蒂芬·哈珀

原则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在闲暇时做什么无需您来关心。此外，我不能接收您的礼物，因为它们可能使我陷于与其他加拿大作家兴趣相左的境地中。因此，我已吩咐工作人员将您的赠书捐给加拿大国际扫盲组织。

您诚挚的，
斯蒂芬·哈珀

狡诈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您寄给我的书真是棒极了，我无比感激。度过了许许多多阅读时光，其乐融融。这些书让我爱不释手。读罢托尔斯泰，我深感生命的脆弱无常；奥威尔让我对邪恶与腐朽震颤不已；阿加莎·克里斯蒂悬念迭出，揪人心肺；伊丽莎白·斯马特令人伤心欲绝。每读一本书就好像坐一次过山车，情感激荡飞扬，跌宕起伏。请再给我多寄些书吧！我每三天就看完一本书啦。

您的信也是快乐的源泉——可惜篇幅太短！要是它们能再长一些，更详细一点，那我就真是一位心满意足的加